東國通鑑 二十三

共二十九

東國通鑑卷之四十三

高麗紀

忠肅王二

八年（元英宗至治元年）春正月下贊成事權漢功評理蔡廷美平康君蔡洪哲于巡軍初上王在元凡國家事遙傳旨以行漢功等扈行招權納賂親戚故舊濫授朱紫王頗懷不平及上王被流王因漢功等命贊成事吳潛代言金千寶鞫之漢功自廁竄逃捕而囚之籍漢功洪哲家釋廷美○元詔王入朝○以任瑞爲

審直副使璫亦朱晃家奴伯顏秃古思之弟
也○三月復置察理辨違都監○夏四月丁
卯王如元四更出自陽善門百官不及拜辭
柳清臣吳潛元忠韓渥尹碩柳有奇安珪等
從之內竪大護軍朴仁平以姦巧得幸而潛
結曹頔頔養子宦者楊安吉時在帝側用事
其妹適人已久安吉黜其夫以嫁仁平至是
仁平先至瀋王所與頔安吉相為脣齒遂背
王又以國家陰事訴瀋王又誘引清臣潛與
之比趙璉趙延壽金元祥等陰附之於是王

之侍從皆離畔莫適所從時人曰仁平人猶
誤王者必此人也○命三司使金恂杖權漢
功蔡洪哲流于遠島漢功上王之所重也時
臨海君李瑱餞于郊漢功曰天地雖廣大一
身藏處難瑱曰廁實好漢功大慚漢功洪哲
及李光逢裴廷芝等不入海島皆聚洪州界
擾民不可勝紀先是上王之留元也凡國家
政事倉庫出納一委親近雖有過舉然倉庫
盈羨人心畏服自西幸以後宦官左右謀陷
上王之政放逐舊臣無虛日倉庫俱竭全英

甫弟僧山枳及吴佛奴等附伯顏禿古思蜂
起煽亂

史臣曰任用舊人亦繼述之一事也漢功
以太尉王所重而乃見竄可謂王有孝心
乎死生榮辱命也漢功之逃失大臣體亦
豈免君子之譏乎

元收王國王印章初上王之在元以從臣司
僕正白應丘能貨殖命幹瀋王暠府事應丘
逃還本國暠奏帝遣貟外郎阿都刺勑王發
應丘還都王不時奉行暠譜云王手裂其勑

及王入朝帝怒詰責之收奪國王印時王寓伯顔禿古思家

史臣許應麟曰忠宣王嫉惡如讎而閹人伯顔禿古思以其姦險見惡於王誣譖於英宗皇帝竄王吐蕃在忠肅義不共戴天也其入朝也既不能白於天子正其吠主之罪乃反寓其家至以其族免隷爲良獨何心哉

五月杖前直郎鄭瑓流于島初王聞柳淸臣吳潜訴王于上王頗疑之二人詣行宮請與

白元恒辨王問元恒元恒指鄭方言及僧祖倫祖倫指前執義徐謜謜指鄭瑈○同知密直司事李伯謙卒伯謙風彩瀟洒王立朝端嘗為公州副使勸課農桑民以富饒又牧濟海二州留守南京以政最聞濟州叛賊曰吾李伯謙來撫吾豈敢叛乎其愛慕如此○六月鷹揚軍上護軍元沖甲卒為人短小精悍眼有電光臨難忘身後以擊走哈丹功賜推誠奮勇座國功臣號○秋七月上王至西蕃獨知里寄書崔有渰權溥許有全趙簡

等云予以命數之奇罹茲憂患予爾一身跋
涉萬五千里句于吐蕃辱我社稷多矣寢不
安枕食不知味想諸國老亦勞心焦思罙增
惶愧國王年少無知向之憚我羣小必幸我
如此肆其姦巧爲知不間我父子李幸諸國
老同心協力數奏于帝俾予速還○八月前
正尹蔡河中偕元使金家奴來言帝赦權漢
功蔡洪哲而召之又言帝以瀋王暠爲國王
翼日百官賀暠毋安妃是夕護軍李漣還自
元言國王無恙寧樞始知河中之妄○元中

書省遣宣使李常志來因請和公主宮女及饔人韓萬福問公主薨故萬福言去年八月王寵御德妃於延慶宮公主妬被王毆鼻衄又於九月王如妙蓮寺毆公主於佗夫介等救之遂執宮女及萬福等以歸○九月蔡河中復如元從瀋王也河中嘗恨辨違都監取其父洪哲及權漢功田民斷與於人台都監官謂曰從汝惡王命決耶

臣等按 河中謀立瀋王吠主之心猶然未已爲日已久今矯帝命稱暠爲王以惑羣

心尋復如元凡所以陷王者無所不至而
至稱其王為惡王是不可出諸臣子之口
矣夫人臣旣委質北面則君臣之分已定
小有怠慢之禮悖傲之色猶論以不敬而
誅之況包藏禍心積於中形於外發於言
者乎孟子曰吾君不能謂之賊河中謂吾
君為惡豈但賊而已乎
檢校僉議政丞李塡卒塡為人體貌魁梧局量
寬弘然倚其子齊賢勢多奪人臧獲識者少
之○冬十一月上王寄書崔有渰權溥裴挺

許有全金賂趙簡等曰予十月六日到吐蕃撒思結似聞帝許還國其言若實公等無以爲念不然與柳淸臣吳潛議表請于帝俾予無久於此○十二月白元恒朴孝修等會議上書中書省乞還上王且辨韓萬福誣告公主薨故

九年元至治二年 春正月上王在吐蕃王在元○代言慶斯萬大寧君崔有渰率羣僚上中書省書請王復位還國書成付瀋王者多乃置書妙覺寺使巡軍任松守之斯萬等竊取其

書付金之鏡趙石堅直呈中書省後瀋王傳
其本付蔡河中朴仁平以示宰執○瀋王暠
惡本國多輸錢財于王所遣其臣楊成柱以
帝命責宰相金利用徵所輸錢財令各倉司
刷送所輸文字獨司僕副正韓宗愈與金仁
衍不聽○二月知密直司事林仲沇如元賀
冊后行至婆娑府達魯花赤不給傳馬不得
入而還○三月元遣翰林待制沙的來試式
目都監錄事李允緘等瀋王先遣其臣前護
軍朴龜壽書宰相曰爾王嗣位以來縱獵妨

農甘酒嗜音不迎帝使不親庶務夜與羣小褻昵微行使幸臣尹碩李宜風孫琦等假稱王命逞其私欲又信譖言枉殺無辜官人以私不以賢勞父王勳舊之臣皆置散地或至流放籍沒其家爾等又為逢迎至使國綱大壞事大之禮後於諸國爾等自今其省察之前者阿都剌賚去聖旨爾國王非徒不肯奉行又失所在沙的到日明推以對沙的在行省鞫問允緘等允緘言臣賫至王宮授代言安珪時有別駕徐允公見之沙的遂執阿都

刺及允臧允公以歸時瀋王諶奪王位曹頔
蔡河中趙璉趙延壽金元祥從諛而織成之
於是問事使臣絡繹往來○夏五月遣前僉
議評理金廷美如元獻盤纏于上王○密直
副使裴廷芝卒廷芝嘗從印侯討哈丹于燕
岐拔劒躍馬所向披靡流矢貫輔車裹瘡復
戰俘馘甚衆以功拜中郎將侯携以如元帝
召見賜白金五十兩曰勇士也忠宣王謂富
國莫先乎農設典農司有備倉以廷芝幹其
事以非罪在縲絏其子天慶請以身代之不

聽遂父子俱竄及還閉門謝病日以琴碁自
娛為人體貌魁梧口不言利○閏月元命宗
正寺鞫安珪等珪辭及於王王難於自明丞
相拜住疑慮久不決○六月典校副令趙宏
左軍萬户李資深還自元傳瀋王旨于式目
都監曰國王入朝時中外倉庫皆已告匱乃
抽斂人户備盤纏以來及被譴覲免罪辜賂
事權貴費盡錢物又遣孫琦安鈞等于本國
重歛于民帝聞之命刑部推徵國王曾不懲
艾與惡小前護軍李恭謀遣代言安文凱郎

將桓允全宰相金忻百戶全成萬等復加横
歛割取民膏連續轉運帝怒已囚文凱于宗
正府遂押恭及允全成萬等裝還宜即杖流
海島汝宰樞不能諫止反爲之助至使民怨
益深卿等雖聚歛以送固非國王所得擅用
徒增國怨自今一皆禁斷違者奏聞痛懲於
是杖流允全成萬恭及護軍康呂于島恭性
抗直王在東宮屢進直言怒蹴其目眇及即
位念其忠直驟加拔擢與呂爲王覘暠動静
允全成萬船載布二萬匹獻王暠以故皆惡

之○秋八月僉議贊成事趙璉卒時王在元璉權攝省事元使絡繹來使氣逞暴璉善辭以對怒輒解及卒國人皆泫然貳於瀋王臣節不完○前贊成事權漢功蔡洪哲前評理李光逢等怨王之杖流也乃邀驪興君閔漬永陽君李翊等願請立瀋王會百官上書中書省曰小邦厚蒙聖澤民安其業姦臣在王左右流毒內外無告百姓不堪其苦素聞瀋王暠稟性慈善望之如渴亦是忠烈王之嫡孫也頃者白元恒朴孝修等隨王入都令國

人上書乞王遄歸陪臣會議數月未就代言
慶斯萬護軍金仁沆等以王命督之不獲已
署名斯萬潛授金之鏡等呈于上省冒弄都
堂伏乞詳照時監察執義尹宣佐曰吾不知
吾君之非臣而訴君狗彘不爲噉之而去於
是臺諫史翰皆不署名贊成事閔宗儒嘆曰
臣爲君隱直也吾可忍吠吾主耶彥陽君金
倫與學元尹禑亦不署名或謂倫曰違衆自
異若後悔何倫罵曰臣無貳心職耳何後悔
之有是日署書未半天忽大雨雹○九月權

漢功等又掐百官署名忽震雷雨雹大如李
梅四角如蒺藜漢功等使民部議郎趙湜賫
書如元呈中書省不受呈翰林院亦不受
臣等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故子爲
父隱臣爲君隱天下安有子而許父臣而
許君者乎以臣子許君父惡逆之極而名
義之罪人也漢功小人得罪於王竄海
島不自懲艾憾猶未釋因王蹉跌仗天朝
之威憑瀋王之勢謀欲陷王於不測之地
首唱邪謀會百僚議上書眞所謂惡逆之

極名義之罪人而天人之所共憤者也是
故今日會議而天大雨雹明日會議而天
又震雷雨雹天之震怒於上者可知矣及
書之上也中書翰林皆下受其不爲天下
公論所容者亦可知矣漢功之罪於是而
通乎天地矣
蔡河中賁織紋苧布如元○冬十月德妃命
巡軍釋慶斯萬等三人先是權漢功等以瀋
王旨囚斯萬仁沇之鏡于巡軍數月至是釋
之斯萬洪戎之壻也昵侍禁掖與宦寺無異

○十二月上護軍楊起三司副使李謙以瀋王旨如元賀正

十年（元至治三年）春正月上王在吐蕃王在元○濟州萬戶林淑擅自離任因于行省宥復之任濟州人爲匿名書揭于市云淑甚貪婪侵漁萬端民不堪苦今復之任吾輩奚罪左右司郎中烏赤受淑賄賂枉法免放省府若不推劾吾等當訴于上省乃以朴純仁代之○驪興君閔漬駕洛君許有全興寧君金賆如元請召還上王有全年八十一其妻亦老病

欲止之答曰人皆有死一死難免豈以妻病身老忘吾君而自逸乎屬其子榮侍疾遂永訣而去後數日妻歿遺等至元留半歲餘爲瀋王之黨所沮竟不能達而還○二月元量移上王于朶思麻之地先是崔誠之李齊賢在元獻書元郎中曰切惟弊邑事大以來百有餘年歲修職貢未嘗小弛往者遼民遺種金山王子者驅掠中原之民弄兵于海島朝廷遣哈真扎剌帥師討罪天寒雪深甬道不繼軍不得前却幾爲兇徒所笑我忠憲王命

陪臣趙冲金就礪轉餉濟師犄角而滅之兩國之帥相與約為兄弟誓萬世無相忘是則弊邑所以盡力於太祖皇帝時也世祖皇帝南征而反旆將繼大統時有介弟扇變于朔方諸侯憂疑道路甚梗我忠敬王以世子率羣臣拜迎于梁楚之郊天下於是覩遠人之悅服知天命之有歸是則弊邑所以盡忠於世祖皇帝者也忠敬王襲爵東歸忠烈王復以世子入侍輦轂世祖念其功嘉其忠令尚公主以示殊恩屢頒詔旨毋改舊俗四海之

高麗忠肅王

內稱為姜談我老瀋王即公主子而世祖親甥也自世祖之時以至于盛代歷仕五朝既親且舊但以功成不退變生所忽毀形易服遠竄吐蕃之地去故國萬餘里顛崖絶險十步九折層冰積雪四時一色嵐瘴薰蒸盜賊竊發葦船渡河牛箱野宿間關半年方至其域飯麥麨處土屋辛苦萬狀不可殫說行路聞之尚為之於悒況某名叅質者哉此僕所以當食忘味已卧復起皇皇栖栖淚盡而血繼者也蓋柔遠敦族先王之政也以功覆過

春秋之法也足下何不從容爲丞相言之明
社日之無他今日之自艾累世之忠勤不可
負國人之思慕不可遏世祖肺腑之屬又不
可以不録於以入奏冕旒導霈金鷄之澤賜
還而東復見天日使聖天子之世無向隅而
泣者則大丞相之德之美益著於遐邇而天
下皆稱頌於足下豈惟弊邑君臣銘肌鏤骨
圖報其萬一而已哉又上書丞相拜住曰孟
子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已溺之稷思天下
有飢者猶已飢之也天下之溺與飢者非爲

手擠之而稷過其哺也何其心斷然自以為
責而不思歟天之降任于大人本欲使之濟
斯人也苟視其困窮無告者恬不為愧豈天
之降任意耶此所以忘胼胝之苦親播植之
勞宅九土粒蒸民左右堯舜而澤及後世者
也設有一人焉不幸而陷濤瀨轉溝壑禹稷
而見之將圖其須臾之活而已耶吾知必為
之計使之不復憂飢患溺然後已也恭惟丕
相執事光輔聖天子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
山之安玉燭清明年穀屢登戴白之叟以為

復覩中統至元之治入之生於此時亦可謂幸矣如此而有一人焉困窮之勢甚於飢溺執事其何以處之往歲我老瀋王遭天震怒措躬無所執事哀而憐之生死肉骨於雷電之下得從輕典流宥遠方再造之恩有踰父母然其地甚遠且僻語音不通風氣絶異盜賊之不虞飢渴之相逼支體羸瘠頭髮盡白辛苦之態言之可為流涕語其親則世祖之親甥也語其功則先帝之功臣也又其祖考爰自聖武龍興之際慕義先服世著勤王之

效傳所謂猶將十世宥之者也竄謫以來已及四年革心悔過亦已多矣伏惟執事既嘗力救於始無忘終惠於後申奏黈聰導宣膏渥俾還本國以終天年其爲感幸豈止陷濤瀨者履坦途轉溝壑者飫羹食而已哉若謂時未可也姑徐爲之日延月引而爲賢且有力者所先天下之士將謂執事見事獨遲小國之人將謂執事爲德不竟竊爲執事惜之拜住遂奏而量移齊賢往謁上王而還○三月瀋王暠遣其臣前祭酒白文珽郎將李淑

貞以帝命封諸倉庫○夏六月雞林君金子
興李子興爲人姦黠豐晳以蔭進元嘗使伯
伯來問宋邦英事子興與金元祥吳玄良協
謀克制兇黨以寧社稷○秋九月元中書省
遣明和尚來言御史大夫鐵失弑帝皇叔晉
王卽帝位召還上王○宰相享淑妃妃以伯
顏禿古思譛危上王其兄任瑞奪金之甲牌
面等事令羣臣上書于中書省訴其罪金台
鉉先署名白元恒朴孝修托故不署○密直
副使任瑞聞其弟伯顏禿古思伏誅於元潛

而逃乃籍其家○冬十月前正尹蔡河中賫
織紋苧布如元○元召還魏王阿木哥○元
遣直省舍人阿魯灰來頒即位詔遣定安君
琮賀登極○司憲掌令閔祥正嘗以事被劾
遇赦赴臺視事糾正呼曰蒙赦掌令又內書
舍人卜祺乘醉廷辱祥正曰風憲官蒙赦復
職古所未聞君且休彈糾聞者笑之○冬十
一月上王自吐蕃還大都○元議立行省于
本國尋罷之初吳潛柳清臣謀立瀋王暠會
英宗崩泰定帝登極清臣等未遂其謀上書

請立行省罷國號比內地帝然之遣平章政事闊兒察中書怯烈等于本國元前通事舍人王觀上書丞相曰伏聞朝廷建立征東行省欲同內地恐論者不察以致崇虛名而受實弊何則高麗慕義向化歸順聖朝百餘年矣世世相承不失臣節世祖皇帝嘉其忠懇妻以帝女位同親王寵錫之隆莫與為比其在本國禮樂刑政聽從本俗不復以朝廷與章拘制故國家嘗有事於東方本國未嘗不出兵以佐行役自遼水以東瀕海萬里賴以

鎭靜爲國東藩世著顯效累葉尚至遂爲故
事此蓋高麗之忠勤祖宗之遺訓也今一朝
採無稽之言以隳舊典恐與世祖皇帝聖謨
神筭似有不同其不可一也本國去京師數
千里之遠風土旣殊習俗亦異刑罰爵賞婚
姻獄訟與中國不同今以中國之法治之必
有捍格枝梧不勝之患其不可二也三韓地
薄民貧皆依山阻海星散居止無郡縣井邑
之饒今立行省勢須抄籍戶口科定賦稅島
夷遠人罕見此事必驚擾逃避互相扇動脫

致不虞深繫利害其不可三也各省官吏祿俸例於本省差撥科程令征東省大小官吏月俸及一切公用所費每歲大較不下萬有餘錠本國既無供上賦稅就用上項俸給必仰朝廷輸送則行省之設未有一民尺土之益坐耗國家經費之重其不可四也江南諸省既同一體例須軍兵鎮守少留兵則不足彈壓東方諸國多留兵則供給倍煩民不堪命又況國家自禁衛以及畿甸屯住軍額已有定制固非常人所敢論然不知征東鎮兵

果於何處簽發其不可五也古者集大事則
博謀於衆防壅蔽也竊聞首獻立嫡之策二
人乃其國之故相以讒間得罪於其主懷妻
自疑遂謀覆其宗國以圖自安迹其本心初
非納忠於聖朝也由是觀之梟獍犬豕之不
若當明正典刑以戒人臣之不忠者昔唐太
宗伐高麗至安市城攻之不下師還以束帛
賜其城主以勉事君夫太宗之與高麗敵國
也以天下之力攻一小城不能拔不以喪敗
爲恥仍以忠義相勉書之史策以爲美談况

聖朝之於本國義則君臣親則甥舅安危休
戚靡不同之奈何又聽二人欺誑之言賣主
自售果得逞其姦計有累政化也可勝既乎
其不可六也觀自惟草茅賤士其於朝廷政
事不宜妄有論列然目覩盛世爲姦人所欺
不勝忠憤所激輒肆狂瞽爲朝廷惜擧措耳
時忠宣還自吐蕃聞之對賛成事金怡曰我
祖統三爲一立高麗號于今四百有餘年我
忠憲王首先歸順忠敬王親朝釣魚山又謁
世祖皇帝于汴梁蒙賜王帶父忠烈王爲駙

馬世承帝眷為天下諸國榮觀何不幸及戊
以二三奸臣之謀遂墜我祖業予祖宗何辜
不復血食因泣下謂怡曰復高麗號卿有之
昔皇慶初叛臣之裔洪重喜等訴于帝立行
省削國號卿歷奏祖宗臣服之功奉帝旨遂
罷行省今又宜盡力圖之怡乃與崔誠之令
李齊賢作書呈于都堂曰中庸曰凡為天下
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繼絕世舉廢
國理亂持危厚往薄來所以懷諸侯也說之
者曰無後者續已滅者封使上下相安大小

相恤天下皆竭其忠力以藩衛王室矣昔齊
桓公遷邢而如歸封衛而忘亡所以糾合一
匡為五霸首也霸者猶知務此况居域中之
大以四海為家者哉竊惟小邦始祖王氏開
國以來凡四百餘年矣臣服聖朝歲修職貢
亦且百餘年矣有德於民不為不深有功於
朝廷不為不厚往者歲在戊寅有遼民豈孽
號金山王子者驅掠中原之民東入島嶼陸
梁自肆太祖聖武皇帝遣哈真扎剌兩元帥
討之會天大雪餽餉不通我忠憲王命趙冲

金就礪供資糧助器仗擒戮狂賊疾如破竹
於是兩元帥與趙冲等誓爲兄弟萬世無忘
又於己未年世祖皇帝交旆江南我忠敬王
知天命之有歸人心之攸服跋涉五千餘里
迎謁于梁楚之郊忠烈王亦躬修朝覲未嘗
小懈征收日本則悉弊賦而爲前驅追討哈
丹則助官軍而殲渠魁勤王之效不可枚舉
故得釐降公主世篤舅甥之好而不更舊俗
以保其宗祧社稷繄世皇詔旨是賴今聞朝
廷擬於小邦立行省比諸路著其果然小邦

之功且不論其如世祖詔旨何伏讀年前十
一月新降詔條使邪正異途海宇康乂以復
中統至元之治聖上發此德音實天下四海
之福也獨於小邦之事不體世祖詔旨可乎
中庸之書聖門所以垂訓後世非空言也觀
其所言絕者吾且繼之廢者吾且興之亂者
治之危者安之也今無故將蔑爾之國四百
年之業一朝而廢絕之使社稷無主宗祧之
祀以理揣之必不應爾更念小邦地不過千
里山林川藪無用之地十分而七稅其地未

周於漕運賦其民未支於俸祿於朝廷用度
九牛之一毛耳加以地遠民愚言語與上國
不同趨舍與中華絕異恐其聞此必生疑懼
之心未可以家至户喻而安之也又與倭民
濵海相望萬一閒之無乃以我爲戒而自以
爲得計耶伏望執事閣下追世祖念功之意
記中庸訓世之言國其國人其人使修其政
賦而爲之藩籬以奉我無疆之休豈惟三韓
之民室家相慶歌詠盛德而已其宗祧社稷
之靈將憾泣於冥冥之中矣於是立省之議

遂寢○十二月元遣直省舍人交化的來頒改元詔○安軸趙廉崔甲龍應舉于元軸中制科○上王寄書宰樞曰寡人已到大都利見至尊猶念國王年少昵比憸人多行不義卿等懷祿無所匡救焉用彼相自今可不心輔國

十一年元泰定晉元年春正月甲寅元勑王還國複賜印章○元流李刺太子于大青島○二月大護軍張公允賷批目還自元崔有渰金深守僉議政丞權準金廷美僉議贊成事崔誠

之尹莘傑爲三司使林仲沇任子松元忠爲僉議評理李齊賢爲密直司使朴文忠知密直司事崔天蔵金千寶柳仁奇同知密直司事趙瓊元善之全彥爲密直副使安忠即仁幹也以朴瑗爲右副代言初瀋王之黨誣王以罪上書都省也逼延興君朴全之署名全之憤然曰狗奴敢汚我耶遂遣其子瑗聞于王所至是拜瑗代言任銓選起全之視事以老固辭乃授僉議政丞致仕賜號推誠賛化功臣○因金元祥趙延壽于巡軍籍其家杖

流于島治貳於瀋王之罪也元祥嘗爲巡軍萬户使造械重百斤至是首自及後帝命赦之○三月教曰食君之祿而貳其心非人臣也其上書京師請立瀋王者三品致仕以上皆停祿俸○王遣贊成事韓渥來歛盤纏布○上王械送伍尉方連宦者方元囚于巡軍上王之在吐蕃也連元兄弟苦其久從艱險欲弑之而逃還中夜火行幄事覺○夏四月以李光逢爲三司使朴文忠爲密直使張元祉爲密直副使其爲暠署名於書者皆罷○

曹頔蔡河中等文令留元無賴子弟二千餘
人連名呈省訴王不已○五月僉議贊成事
致仕閔宗儒卒宗儒天資莊重風度秀朗明
識典故優於吏幹不妄交游篤於宗族未嘗
干謁退公便杜門謝客晩年喜絻竹廣植花
木以聲妓自娛○以林仲沇僉議贊成事王
謂仲沇曰卿亂我之政人目之曰林權常有
鄭權者叅銓注多受賄賂故王比仲沇於權
○六月以上王命囚正尹朴惟正于巡軍其
父密陽君義富而吝欲以黃金二十錠白金

三十斤為上王施納佛寺義死惟正私用之於是下旨徵金二十兩銀七十斤銀瓶六十口布一千匹奴婢三十口田二十結○秋八月王娶魏王阿木哥女金童公主○上王傳旨曰判三司事朴虛中年巳八十尚慕利祿彼此交構韓渥元善之金仁沇又有所犯巳令勿任渥等略不疑懼公然視事殊無臣禮可從前旨○九月前密直副使李宜風死宜風宋泉州人嘗從王獵鹿走乘輿前一箭殪之王悅驟拜密直為人性奇巧專事媚悅拾

權納賄恣行威福○冬十一月上王遣繕工
令趙石堅戒諭國人曰予早厭富貴愛靜好
閑修善是樂傳國於子傳瀋於姪願終天年
而未免吐蕃之行及還見從臣交搆瀋王及
國王以致閱墻之變因丞相款奏宸聰賜還
國印復定王位而姦臣不悛尚肆誣搆不使
兄弟再和幸蒙皇帝務存大體已許國王尚
公主歸國特命省院臺官名致两王從臣咸
使和解惟爾臣民毋惑閒言毋懷貳心善事
國王以安家邦其上書請立瀋王之時聽一

二姦臣誑誘不得已署名者予已諭國王毋
念舊惡又一二首惡覲免已罪歸罪於脅從
四千餘人欲徙之遼瀋此輩非其本意而坐
此離鄉里去親戚可不悲乎王虎予言一皆
原宥其悉知之於是宰樞名往來謀議爲暠
上書者民部典書致仕李伯經前司憲掌令
李東吉前民部議郎趙湜前成均樂正權賀
令俯伏聽教○十二月政丞崔有渰如元賀
正宰相呈中書省書曰上王之在吐蕃也吾
臣許以請還上王會國人署名於狀其實請

立瀋王也其後國人皆知其詐而姦臣猶以
前狀籍口構釁不已請察其情
十二年（元泰定二年）春正月上王及王在元○二
月崔有渰還自元時朝廷欲立省我國革世
祿奴婢之法有渰詣中書省力言請因舊制
從之及還國人舉手加額泣曰存我三韓者
崔侍中也時有渰年八十六○化平府使李
嚴卒嚴弱冠登第窮討墳典善將終身年五
十九拜左思補棄官歸田上王在燕邸聞其
名拜內書舍人累遷至成均祭酒所至言者

如雲人謂之五經笥○夏五月辛酉王及公
主至自元○上王覲于元遣三司使尹莘傑
萬户姜融迎梓宮○六月三司右使趙延壽
卒延壽蒙逸敢言然貪財好色貳於瀋王時
議薄之○秋七月鷄林府院君王煦寢直副
使李凌幹等奉上王梓宮至自元百官玄冠
素服郊迎○延興君朴全之卒忠烈王選衣
冠子弟二十人入侍中朝全之與焉與中原
名士商確古今如指諸掌時忠宣爲世子令
全之爲傅及即位以師傅舊恩封延興君爲

人溫厚慈愛通經史究術數忠宣常抱入內
廣平江陵二君侍王令各自書名以示全之
曰誰享國者全之不敢對王固要之全之良
久避席曰覩兩君筆迹亞君當璧矣不數月
廣平公卒江陵果爲嗣○散員張世奪尹
林俊卿馬司憲府究治之世亡匿捜捕逼其
族親世乃到持平金開物第拔劍自刺大叫
憲司下世獄遂詣闕請罪世妹夫王三錫從
中沮不遂以杖擊開物又擅釋世開物與掌
令金元軾持平金永煦等復詣闕請世罪王

怒毆啓事者憲司閉門不視事累日王遣近
臣諭元軾等曰待葬上王治三錫等罪卿宜
視事三錫本蠻人隨商舶至燕王之入朝也
因宰臣以求見王見而悅之寵眷無比稱為
師傅

史臣俞思廉曰王三錫無學術一蠻人也
王惑信之密邇於側非唯賣官鬻獄至於
廷辱風憲而王不悟佞人之難遠也如此
哉

八月壬辰王與公主幸漢陽張氈幕於富原

龍山高阜望海處而御之○以公主彌月宥
○己未公主生子於龍山○冬十月丁酉公
主薨于龍山行宮年十八時有飛書云禪師
祖倫師傅王三錫誘引主上久留龍山濱海
卑濕地至使公主免身氊幕遘疾莫救爲達
帝聰二人之罪在所不赦祖倫諂事李宜風
遂得近幸頗與朝政逞私撓法人皆疾之○
遣右代言李撰如元告公主喪○十一月庚
戌王至自漢陽○甲寅葬公主于德陵○移
御于吉昌君權準第周觀屋宇之美嘆曰非

寡躬所當居也自是屢移私第○以李齊賢
爲政堂文學○元遣左司郎中脫必歹賜王
酒及寶鈔兼祭公主
十三年元泰定三年檢校僉議政丞閔漬卒謚文
仁
十四年元泰定四年夏五月僉議中賛金怡卒怡
春陽縣人初名之琁後改廷義忠宣賜今名
早有大志忠烈十六年調長興府倅時哈丹
入寇國家令州縣據險自保禁民出耕令出
者懼怡謂按廉姜就曰天兵制此小寇如几

令民出耕

上肉耳何能到邊郡且食爲民天耕種有時
時不可以請出耕就曰如違令彼讁何怡退
而嘆曰一夫不耕天下受飢從令不耕則餓
死者衆不從而耕則受罪者我也令民出耕
賊果至燕岐而滅他郡皆未穫唯此府大熟
遠近賴之忠烈在元聽羣小譖欲廢忠宣以
瑞興侯琠爲子兩王之臣角立相傾怡懼禍
將起密取忠宣受封詔冊潛滯腰間以他紙
納空宣匣中緘封如故居數日宣匣果爲人
所竊忠宣大驚怡密言曰臣恐不虞之變嘗

取匣中書藏之請勿驚月餘羣小計垂成騎
出所佩冊命以驗之事遂寢年謚直定性豁
達有長者風及從忠宣入侍于元有負絏之
勞終始一節○王謂左副代言韓宗愈曰吾
欲表請于元禪位瀋王遂密以表授宗愈趣
令印之宗愈曰國家傳之祖宗豈宜廢嫡以
與旁支乎固諫不得命既退托以墜馬不起
與李兆年謀諸大臣執姦臣斥之事竟不行
時王爲姦臣所誤有是言
十五年 元文宗天曆元年 春二月遣世子禎如元宿

衛○夏四月王率內竪畋于西海道又幸白州秋七月辛酉朔還宮○元遣平章政事買驢等來興禮君朴仲仁及曹頔趙雲卿上護軍高子英等從之皆瀋王之黨也時柳清臣吳潛詣中書省誣王盲聾瘖啞不親政事遂訴云太尉王奏仁宗皇帝以燾爲高麗王以暠爲世子已有定命至英宗時燾與伯顏禿古思謀令金廷美說太尉王奪暠世子印又奪太尉王所賜暠田宅及陪臣清臣潛等百四十人田宅於是帝遣買驢來質問王辭疾

不迎買驢意王實謫啞徑詣王官宣詔詰問
王對曰世祖皇帝賜我父王高麗王世子印
武宗皇帝授父王瀋王爵未幾襲封高麗王
洪重喜來曰一身不宜兼綰兩王印奏于帝
命我為高麗王延祐三年我朝京師父王授
我世子印謂曰世祖皇帝賜此印曰待胤子
長傳與之今黨高者言父王聽金廷美說以
印與我然仁宗賓天二年父王竄吐蕃時予
在國何暇與伯顏禿古思謀且印乃延祐三
年所授而言英宗時所與其言謬妄但使吾

父子相夷耳我父王以世祖外甥又有累朝佐命之功重喜尚曰一身不可兼兩王況昌有何功既為瀋王又要高麗世子卽耶父王田宅已與昌者曾蒙帝旨孰敢違異但懿州所置廨典庫店鋪江南土田父王所與文契俱在營城宣城兩掃里世祖為高麗王朝見往來供給許置之子不得傳之於父而他人有之豈其理也又清臣等田宅皆奪他人所有非其傳於祖父者令有司考其文契還與舊主耳買驢見王禮容嚴肅言辭有叙曰帝

所以命臣來者察王疾也以今所見向者之訴皆誣也於是頔等惶懼無言時上國使臣絡繹而來王皆不接見使臣陵辱宰相擅作威福多納賄賂荒淫聲色淹留旬月買驢疾其所爲並督令還歸○下政丞尹頔于巡軍獄杖之頔性急好罵辱嬖人嬖人多怨之嘗與贊成事林仲沇偕行仲沇有違言頔以馬箠抶之嬖人以聞王怒有是命○買驢還王遣崔沒道于平壤餽金銀綾羅苧布買驢不受初買驢之來也幸臣安道金之鏡等恐禍

及已日夜憂懼及其還也喜而益驕
史臣白文寶曰王留燕五年憂勞驚悸損
傷天性及還國常居深殿忽忽不樂不接
朝臣不親政事由此小人並進如祖倫安
道之鏡申時用等專擅權柄賣官鬻獄無
所不至臺諫章疏中沮不啓其不遭譴責
於買驢章矣
胡僧指空說戒於延福亭士女奔走以聽雞
林司錄李光順亦受無生戒令州民祭城隍
不得用肉禁民畜豚甚嚴州人一日盡殺其

豚○八月王微行幸禮成江以李奴介為密
直副使金就起為軍簿判書鷹揚軍上護軍
奴介商人之子就起内竪之壻○乙卯幸平
州○下瀋王黨趙湜金温權賀田宏等于巡
軍流之又貶樂安君金之謙為寧海府使流
判事金千鎰于田里先是之謙千鎰與萬戶
洪綏歸心于暠誣以本國背上國又以王盲
聾喑啞譖于元○冬十二月上護軍崔安道
詣行在王望見騶從甚繁意元使者來鷩駭
及至乃安道也王怒流于島安道不即行留

十餘日乃行循率傔從十餘馬數十匹其自恣如此○資贍司言銀甁之價日賤自今上品甁折實布十匹貼甁折布八九匹違者科罪從之時鑄甁雜以銅官雖定價人皆不從○王將入朝置盤纏都監令百官及五部坊里出苧布又於京畿八縣民戶斂布有差於是姦吏因緣橫斂中外騷擾時又出內帑甁子市米內臣因之誅求無已兩府患之欲遣察訪于五道以救民瘼內人從中止之王性好潔一月湯浴之費諸香十餘盆苧布至六

十餘匹名曰手巾多爲內豎所竊王不之知
十六年元天曆二年春正月王在平州次天神山
下構假屋以御問虞人曰蓋屋何物爲嘉虞
人對曰樸木皮最嘉王卽命取之民甚苦之
王耽于遊田支費浩繁虞人乞授檢校郎將
別將賜衣服穀米動以百計○瀋王公主訥
倫之喪至自元○二月召還崔安道安道不
入海島遊遍楊廣道按廉馬季良及諸州郡
爭相勞慰甚或支待稍薄輒加鞭撻季良貪
惏嗜牛肚民譏之曰馬食牛○三月盜發金

馬郡馬韓祖虎康王陵捕繫典法司及賊逸
政丞鄭方吉欲劾典法官贊成事林仲沇沮
之曰賊繫獄二年無見戚而死者多矣方吉
曰固知發塚人多金仲沇慙恚○夏四月葬
訥倫公主翌日盜發其墓○五月元遣使賜
王衣酒○聚巫禱雨六日巫苦之皆逃匿搜
捕者遍閭巷

史臣白文寶曰燮理陰陽宰相職也旱氣
太甚尤當敬畏以答天譴曾是不思而徒
責雨於巫覡豈不謬哉

六月高興府院君柳清臣死于元初清臣與
吳潛從王如元見瀋王暠欲簒王位遂背王
附暠詭謀萬端及王復位二人懼罪不敢還
清臣留燕九年而死不學無知有機變恃勢
弄權爲國害本高伊部曲人時有猫部曲人
仕朝則國亡之讖俗稱猫曰高伊○秋九月
元遣直省舍人完者省委官文伯顔不花來
頒即位詔王在白州病不出迎完者詰問鄭
方吉以實對王猶憂懼完者遣忽赤閔子明
謂王曰上國稱高麗多過失今宜先賀登極

王言曰使臣右我復何憂內臣密直金之鏡
曰完者族黨在本國完者似欲官其族人乃
命之鏡及大司成髙用賢左副代言奉天諭
掌銓注王謂用賢曰向授汝秪候今宜加四
品盖不知用賢已拜大司成矣宰臣擅除授
而王不之察類此內臣申時用至政房罵之
鏡曰今日除授爲使臣也乃筆奚獨鬻官而
不官吾子孫耶時喪職者皆在庭時用顧曰
君等無錢又誰怨也求官者雲集之鏡等夜
匿林舍注擬上護軍申丁請官未遂罵之鏡

天祐曰蘊藏聰明專擅除授何也又大呼曰
無錢者毋求職之鏡不能對杖既成宻直副
使李仁吉擅改于其第及杖目下用事者爭
相塗抹竄定朱與墨至不可辨時人謂之黑
冊政事○冬十月完者文伯顏不花洪拔的
等見王于白州藤岩寺左右皆匿完者等直
入卧内王慰諭之○遣安定君琮如元賀郎
位又遣金之鏡請傳位世子時世子在元○
時國無紀綱人無廉恥諸衛別將散員等於
頒祿日親到倉門或冒受或劫奪糾正不能

糾治手執鞭杖終不能禁
十七年元至順元年春二月元命典瑞院使阿魯
委頭曼台客省大史九住策世子禎開府儀
同三司征東行中書省左丞相上柱國高麗
國王遂遣客省副使七十堅來取國王印○
王放鷹于平則門外凡六日○西河君任子
松萬戶灌讓等從七十堅賫國印如元○丁
未元授王國印王命政丞致仕金台鉉權征
東行省事○置知印房以三司右尹尹之賢
起居注李湛都官正郎李君俠典籤金漢龍

充之○王委機務於嬖臣裴佺朱柱等口與
內豎為角力戲無上下禮由是君子見斥直
言不得進起居注李湛白王曰君舉不可不
愼一動一靜左右書之王曰書者誰歟湛曰
史臣之職也王曰書我過失者皆書生也王
本不好儒由是益惡之○王尙關西王焦八
長女是為德寧公主○夏四月王因權省
金台鉉及尹碩元忠等以鄭方吉權行省事
台鉉遂挈家遊金剛山蓋遠嫌也○以金深
為都僉議中贊李齊賢為政堂文學○五月

己未元命王之國○六月祔忠宣王于寢園是祭衆闌入廟庭爭奪奠物而去法司不能禁凡行事皆不如儀○秋七月元流明宗太子妥懽帖睦爾于大青島○光陽君崔誠之卒誠之性剛直精於數學忠宣在元定內亂立武宗誠之在左右多所贊襄忠宣賜金百斤令求師學授時曆法東還遂傳其學及暠黨䟽國家得失將言於朝廷誠之不肯署名主謀者同坐府中令錄事請署誠之厲聲曰吾嘗備位宰相僉錄欲脅我耶衆沮喪○閏

月上王將如元至海州政丞鄭方吉贊成事姜融前評理金元祥白曰今王之位殿下與之王宜誠心以事殿下反如仇讎殿下之臣一皆褫職唯以義成倉屬之殿下供億不給辱莫大焉又令王與龍山元子有不友之心勢不可兩存請殿下與元子入朝上王遂命德妃歸田里使不與王相見中郎將曹益清自王所來上王召謂曰王奪吾從臣等官何也雖曷為王豈至如此吾欲朝元何如益清力陳王位父子相傳之法言甚切至上王

嘉納然以方吉等言猶不能自安○王寄書
元右丞相曰竊聞前行省左右郎中蔣伯祥
上告都堂欲於小邦立省置官變更國俗上
下無不驚惶況予東來坐席未暖遽聞此事
安得無恐小邦臣服聖朝歲修職貢百有餘
年未嘗小懈歲戊寅有亡遼遺種金山王子
驅掠中原陸梁東土朝廷命哈真扎剌以討
我忠憲王助兵餽餉協力攻破於是結爲弟
之盟世世子孫無忘今日歲己未世祖皇帝
回軍江南我忠敬王率羣臣跋涉六千餘里

迎拜於梁楚之地世祖大加褒賞即降聖訓
不改國俗依舊管領中統元年詔諭安南國
有曰本國風俗一依舊制不須更改況高麗
比遣使来請已經下詔悉依此例至元壬年
賜日本國書有曰朕即位之初以高麗無辜
之民久瘁鋒鏑即令罷兵還其疆域反其旄
倪高麗感戴来朝義雖君臣懽若父子其後
我忠烈王入侍輦下釐降帝女世叨甥舅之
親當其立諸處行省獨於小邦不設後因征
日本雖有名額不拘常選大德末我太尉王

佐仁宗皇帝平定內亂迎立武宗皇帝爲定
策一等功臣時有遼陽人重喜請立省小邦
天心赫怒杖重喜流遠方今伯祥挾恨飾辭
謀欲覆我宗國不畏累朝聖訓朝廷若從其
說小邦所以首先歸服歲修職貢不敢自以
爲功其於累朝存恤之義何其賜日本安南
之詔何又念小邦黑誌之地山川林藪土石
磽薄稅地賦民不周於用地遠民愚言語趍
舍婚姻風俗不同中國若其聞此必皆惶懼
伏望閣下無納巧言導開天意許土風之不

改令祖業以相安則豈惟山澤之民皆懷聖
德抑亦宗祧之鬼益感至仁立省之議遂寢
○上王至黃州王道上胡跪迎謁上王曰汝
之父母皆高麗也何見我行胡禮且衣冠太
侈何以示人可速更衣訓戒嚴厲王涕泣而
出前密直副使李仁吉以姦幸於王上王曰
汝真犬豕也杖之流于島王中止之○丙午
王及公主至自元帝遣翰林學士阿搭乃户
部郎中禿憐宣使孟士泰護其行○八月丙
辰王即位於康安殿宥○九月王如見州謁

德妃○冬十月檢校政丞金台鉉卒台鉉風
儀端雅眉目如畫少與儕輩受業先進之門
先進奇愛之屢引入內餉之其家有妾新寡
稍解詩忽一日窺隙間以詩投而挑之自此
絶不復往性廉正言動循禮晝不臥暑不袒
事母孝睦親姻與人無妄交歷事三朝進退
以義裁決精敏言歷代典故如昨日事每國
有大疑必就而咨決焉謚文正○遣僉議評
理李凌幹如元賀改元謝釐降公主○王畋
于海安○十二月王如見州謁德妃遂巡南

京乃還○始令舉子誦律詩四韻一百首通小學五聲字韻乃許赴試

東國通鑑卷之四十三

東國通鑑卷之四十四

高麗紀

忠惠王一

諱禎蒙古諱普塔失里忠肅王長子母明德太后洪氏性豪使好騎射喜營財利荒淫無度羣小得志忠直見斥一有直言必加誅戮人人畏罪莫敢言者在位前後六年壽三十

元年（元至順二年）春正月王畋于江陰○二月王畋于西郊又畋于海州金剛野又畋于江陰

○夏四月杖監察掌令鄭頫時內入崔安桂譖於王曰頫謂王年少不諳政體王怒下理問所杖之○王率幸臣幸延福亭觀水戲擊毬○六月上護軍朴連白王曰近日有司銓注不公王命收還批判有改注者於是杖流掌銓注寄直使金文貴等○幸廣德寺觀水戲○秋七月大寧府院君崔有渰卒有渰平章滋之子性恬退不求名譽故以蔭從仕官十年不遷時論惜之忠烈聞其名久及即位除監察雜端自是歷仕四朝為國元老謚忠憲

○八月獻納許邕正言趙廉鄭天濡等上書
曰韓宗愈等取士不公請令覆試崔安道濫
居風憲其子璟口尚乳臭而中第請論如法
王欲下邕等獄朴連進曰諫官不可罪王乃
止以其書示安道○以尹碩爲中賛宋瑞爲
監察大夫朴連爲典理判書連居母喪娶妻
王不之咎嘗有僧白王曰官寺之奴或有拜
高官大職者不可與士齒王怒曰以吾愛朴
連耶連聞之涕泣王賜酒慰諭之○王畋于
馬堤山○元遣宦者洪大不花來求童女內

壬申

外騷然○冬十月王畋于西郊○十二月元
名還妥懽帖睦爾太子

忠肅王三

後元年元至順三年春正月上王在元○遼陽省
遣人來索朱帖木兒趙高伊先是二人誣譖
于帝曰遼陽與高麗謀欲奉妥懽太子叛已
而東奔于我盜殺二人於路○王夜率嬖人
梁宣宋明理等微行○二月王畋于西海道
○上王復位元遣留守賓守前理問郎中蔣
伯祥等來傳帝命云已於正月三日命上王

復位王及左右皆失色伯祥收國璽封諸庫
王遂如元上王旣復位以蔡洪哲林仲沇爲
贊成事尹莘傑爲評理金資金仁沇爲密直
使曹頔閔祥正知密直事又令伯祥仲沇攝
行征東省事○王遣閔祥正趙炎輝下政丞
尹碩宰相孫琦金之鏡上護軍裴佺吳子淳
康庶朴連代言李君俟尹桓大護軍丘天佑
護軍崔安壽金天佑郞將盧英瑞于巡軍蔣
伯祥鞫尹碩以四事初王之朝元也碩勸止
行邸錢粮罪一也前王與小人亂政爲相不

言罪二也與前王謀叛上國罪三也與內竪朴連等交構王父子罪四也三月伯祥因判事權適奉翊尹佺知申事尹之賢前大司成高用賢上護軍金銳大護軍洪瑞尹之彪金上琫梁宣前內府令桓允佺護軍金鏡韓不花中郎將宋明理梁和尚林仲甫于巡軍尋杖流金天佑丘天佑安壽適君俟用賢仲甫不花琦桓宣銳子淳瑞之彪允佺英瑞鏡等于海島初之鏡誘王辭位立前王自以為功及前王即位不用之鏡怏怏而還至是王復

位以之鏡背恩因之之鏡憂恚瘐死獄中○遼陽使者以崔安道及護軍孫遠辭達朱帖木兒執之以歸中書省亦遣其掾任志搜檢軍器因前日之誣訴也○夏四月以行郎用度不足科斂文武官布貨抽索富人財蔣伯祥謂蔡洪哲曰君爲老相強斂民財何也洪哲曰非吾過也今王在京邸多所須用有旨徵錢府藏虛竭不堪支用不斂何爲○五月元遣客省太史都赤來因蔣伯祥閔祥正趙炎輝于行省釋尹碩之賢康庶裴佺朴連尹

旨甫因召還孫琦等二十餘人以前政丞金
深萬戶洪綏權省時伯祥多作威福黷于賄
賂國人怨之○百官以書訴伯祥不法于都
赤都赤執伯祥以歸○六月以蔡河中為密
直使
二年元順帝元統元年春正月王在元○三月元右
丞相燕帖木兒奏于皇太后皇太子曰高麗
隣于倭境今其王久在都下請令還國制可
時文宗寧宗相繼而崩皇太子未即位王以
文宗舊臣不忍遽還遷延不發朝廷督之閏

月丁酉王與公主東還是為慶華公主○夏
四月王至臨江外山寨瀋王暠來謁遂從王
而來○丁亥王至平壤府權省丹陽大君珣
及贊成事曹頔密直使鄭熲奉國印上謁○
幸大同江張水戲慰瀋王晚御樓船自浮碧
樓沿流而下歌吹聞于十里○六月元太子
妥懽帖睦爾即皇帝位遣都兒赤來頒詔○
遣密直金資如元賀即位○李穀應舉于元
中制科授翰林國史院檢閱官先是本國人
雖中制科率居下列穀對策大為讀卷官稱

賞罰第二甲
四年元至元元年夏四月己巳王畋于海州○命
佑文君梁將前郎將曹莘卿掌銓注以姜融
僉議左政丞判三司事蔡河中僉議贊成事
崔老星爲懷義君曹莘卿爲左代言申時用
爲大匡元尹尹賢爲持平將燕南人初從王
三錫來寅緣用事朝野疾之三錫死將還燕
及王入朝將又與蔣伯祥構兇謀不克遂諂
事王左右得幸封君更名載交結宦寺竊弄
政柄請謁盈門賄賂公行士大夫多出其門

華卿嘗為僧相風水因載以進同掌銓選者
星色目富商亦因載得封君載嫵物議書批
目云百四歲老人崔老星賢起於典法掾為
時用家臣拜典法佐郎賣獄受人布百五十
匹事覺憲司方劾其罪時批目下已二日賢
與宦官謀寢其劾收批入內抹持平李孫寶
名改注已名納賂得官者幾至百餘王不之
覺其欺君自恣如此臺官申君平皆不署告
身未幾見罷翌日掌令朴元桂署之人譏其
怯融之妹為巫食松岳祠大護軍金直邦以

其所善巫代之融不可直邦罵融曰汝是官奴何驕乃爾○六月辛酉王至自海州○秋七月元斷事官教化哥里厮哥來斬御香使塔思不花梟首于市籍其家囚其妻及其黨護軍宋允時中郎將許琮於行省人大悅○八月己未幸海州初王欲遊獵海州憚朝議未果御香使金信本國人希旨曰宣聖旨去祝壽于海州神光寺乃托以行○納前左常侍權衡之女冊為壽妃初衡之女為密直商議全信子婦衡以全家不肖欲離之而未果

至是托內旨絶婚遂納于王○冬十月庚午
王聞元使來還自海州至國清寺王性厭人
左右不得近忽赤李叔憲王獨行從其後王
怒罪之翌日昧爽百官會迎賓館迎詔始知
車駕先至驚惶行禮王使人逐之百官皆走
匿王之忌人如此俄而元使至王聽詔於行
省還幸國清寺○甲戌復幸海州○閏十二
月元遣使詔王入朝○乙巳王至自海州○
上護軍安士由還自元以前王悔過白王王
泣下○初宦者帖木兒不哥有罪王命李精

杖流于島精故縱之帖木兒不哥亡入元一日王問精以帖木兒不哥安在精對以死至是大護軍朴青來自元告帖木兒不哥在大都揚殿下過惡王怒杖精流于島籍其家復屬延慶宮爲奴人多快之○元御史臺請罷求童女䟽曰昔我世祖皇帝臨御天下務得人心尤於遠方殊俗隨其習而順治之故普天率土懽忻鼓舞重譯來王猶恐或後堯舜之治蔑以加也高麗本在海外別作一國苟非中國有聖人邈然不與相通以唐太宗之

威德再舉伐之無功而還國家肇興首先臣
服著勳王室世祖皇帝釐降公主仍賜詔書
奬諭曰衣冠典禮無墜祖風故其俗至今不
變方今天下有君臣有民社惟三韓而已為
高麗計者當欽承明詔率祖攸行修明政教
朝聘以時與國咸休可也而乃使其婦寺之
流根據中國寔繁有徒怙恩恃愛反撓本國
至有冒干內旨爭馳傳遽歲取童女絡繹輦
來夫其取人之女以媚于上為己之利與雖
高麗自取也既稱有旨豈不為國朝之累乎

自昔帝王發一號施一令天下喁喁望其德澤故稱詔旨曰德音今屢降特旨奪人室女甚為不可夫人之生子鞠之育之將以望其反哺也無尊卑之別華夷之間其為天性一也折彼風俗寧使男異居女則不出若秦之贅壻然凡致養于父母者有女之尸焉故其生女也恩斯勤斯日夜望其長能有以奉養而一旦奪之懷抱之中送之四千里外足一出門終身不返其為情何如也今高麗婦女在后妃之列配王侯之貴而公卿大臣多出

於高麗外甥者此其本國王族及閥閱豪富
之家特蒙詔旨或情願自來且有媒娉之禮
焉固非常事而好利者援以為例凡令使其
國者皆欲妻妾非但取童女而已夫使于四
方將以宣布上恩咨詢民隱詩不云乎周爰
咨詢周爰咨諏今乃使于外國貨色是黷不
可不禁也側聞高麗之人生女者卽秘之惟
慮不密雖比隣不得見每有使臣至自中國
便失色相顧曰胡為乎來哉非取童女者耶
非取妻妾者耶已而軍吏四出家搜戶探若

或匿之則繫累其隣里縛束其親族鞭撻困
苦見而後已一遇使臣國中騷然雖鷄犬不
得寧焉及其聚而選之姸醜不同或啖其使
臣而飽其慾雖義而舍之舍之而求他每取
一女閱數百家唯使臣之爲聽莫或敢違何
者稱有旨也如此者歲再焉或一焉間歲焉
其數多者至四五十既在其選則父母宗族
相聚哭泣日夜聲不絶及送于國門牽衣頓
仆攔道呼號悲痛憤懣有投井而死者有自
縊者有憂愁絶倒者有血泣喪明者如此之

類不可殫記其取爲妻妾者雖不若此逆其
情取其怨則無不同也書曰匹夫匹婦不獲
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恭惟國朝德化所及
萬物咸遂高麗之人獨有何罪而受此苦乎
昔東海有寃婦三年大旱今高麗有幾寃婦
乎比年其國水旱相仍民之飢莩者甚衆豈
其怨歎能傷和氣乎今以堂堂天朝豈不足
於後庭而必取之外國乎雖承恩於朝夕猶
懷父母鄉黨人之至情也而乃置之宮掖愆
期虛老時或出之而歸之寺人終無孚者十

之五六其怨氣傷和又何如也事有小弊而
爲國之利者容或有之然不若無弊之爲愈
也況無益於國家取怨於遠人其爲弊不小
者哉伏望渙發德音敢有冒干內旨上瀆聖
聰下爲已利而取童女者及使于其國而取
妻妾者明示條禁絕其後望以彰聖朝同仁
之化以慰外國慕義之心消怨致和萬物育
焉不勝幸甚帝納之時本國與儀副令李穀
在元言於御史臺代作疏

五年（元至元二年）春正月賜南宮敏等三十三人

及第粲載以李潤屬知貢舉蔡洪哲曰走馬
看錦認迷日五色洪哲果取之○楊廣道貢
物別監申淑罷初代言曹華卿矯旨令淑獻
熊掌豹胎淑督索州郡都堂以聞王怒罷淑
華卿陽若不知○名還德妃●華海州○二
月立公主府曰慶華置官屬○三月王將如
元發海州時王不欲入朝久留西京○命徵
前王所用財物免賤為良者還屬賤隸又收
前王功臣田並還本主○冬十月王如元先
是申彥卿還自元曰漢人盧康忠王謚王榮

丁丑

等十二人訴王之罪謀欲除國夷爲軍民王宜悆入覲王聞之遂如元◐十二月元以前王不謹遣還國

六年元至元三年春正月王在元○二月杞城君尹莘傑卒莘傑爲人嚴重訥言忠宣王使傅于王歷仕兩朝久典銓選不以私輕重之時稱長者○夏五月贊成事元忠卒忠性端慤雖不學善處事王之見留于元侍從大臣皆携貳忠獨終始一節○元勅漢南高麗人不得藏軍器除官員存留馬匹外其餘盡行拘

刷於是百官皆不視事征東省據世祖皇帝不改土風之詔奏于帝請藏兵器令百官騎馬從之○丙寅彗見長丈餘○六月庚午朔彗見艮方◐秋七月庚子彗見天市垣四十日乃滅◐八月前王率羣小獵于東郊◐九月前王率羣小數微行街里會夜司宰副令李平遇諸沙峴意謂羣小擊傷王臂仆地◐冬十月前王獵于東郊◐十二月王至自元

七年元至元四年夏六月丙寅幸白州燈巖寺地震夜又震○乙亥地震壬午又震丙戌丁亥

亦如之○秋七月元遣失里迷須冊后詔且求宦者童女及馬失里迷到金郊驛聞王在燈巖寺不入城宰相遣上護軍全思義饋羊酒不受曰王若不迎吾當不入城宰相遣人以聞王先知之禁人故不得白○乙卯地震○失里迷入城以王不迎詔責閔頔丞權漢功贊成事閔祥正趙瑋等以王有疾對○八月失里迷詣燈巖寺見王王辭以浴良久乃見失里迷責王不迎詔欲取招狀王對以不知不肯承又待之不禮失里迷怒退宿白州

翌日　上命贊成事高謙慰之○壬午地震○
以曹頔僉議左政丞洪彬爲贊成事○有黃
守者世居平壤府時爲本府雜材署丞父母
年俱七十餘有三弟二姊妹同爨而食具甘
旨先奉父母日三退而共食二十餘年子孫
服習無小怠贊成姜融親訪其第父母皆皓
首出迎融嗟歎曰今世士大夫間亦所罕
聞具狀以聞里閭聳觀

八年 元至元五年 春三月癸未王薨于寢

史臣曰自烈宣肅惠世歷四代父子相夷

至與之訟于天子之朝貽笑天下後世父子天性之親孝爲百行之先而政事之本也本旣失焉其他無足觀者忠肅晩年遺棄國事出舍外郊信任朴青等三豎威福下移若子若孫皆罹凶夭可勝嘆哉

夏四月前王遣三司右尹金永煦如元獻畫佛○前王下申青獄青古名松嘗入元爲瀋王爲從者得幸及大行王之求復位也館於瀋邸青由是得進以前散員拜護軍累遷上護軍及王倦勤青假威用事略無忌憚與朴

青李青齊名時號三青大行王每言前王過
失其從臣前大護軍曹益清前代言尹桓謀
去前王所狎惡小輩以前上護軍吳子淳前
大護軍洪瑠與青善遣二人圖之時青爲巡
軍千户稱奉旨執其惡小之尤者宋八郎洪
莊等因之拷掠甚嚴前王欲其跡放屢召青
不至前王憾之至是令權省洪彬枷青于理
問所命者老永嘉府院君權溥等具跡青所
犯告行省行省録其書授金永煦轉呈中書
省○五月前王私置寶輿庫○辛丑地震○

前王淫其舅三司左使洪戎繼室黃氏黃氏萬戶元吉之女也有姿色戎常閉之閨房雖親戚不許相見戎卒內豎崔和尚譽其美王夜至其家私焉賜黃氏金銀器綵帛十匹苧布百匹米豆各百碩○前王烝庶母壽妃權氏前王若聞人妻妾有姿色則無問親戚貴賤使嬖幸羣小往奪之或至其家荒亂無度○前王聞宦者劉成妻印氏美率丘天佑康允忠幸其家命成進酒既而成白王曰殿下明日當復位宜存恤百姓毋惜賞賚王意在

挑其妻戒不知又以為王心誠眷我進退惟
謹左右竊笑○譯語郎将全允臧還自元初
前王以世子入朝丞相燕帖木兒見之大悅
視猶已子因大行王辭位奏帝錫王命時太
保伯顏惡燕帖木兒專權待前王以不禮大
行王復位前王宿衛于元時燕帖木兒已死
伯顏待前王益薄前王與燕帖木兒子弟及
回骨少年輩飲酒為謔因愛一回骨女或不
上宿衛伯顏益惡之目曰撥皮撥皮豪俠者
之稱從臣皆觖望不敢言前軍簿判書李兆

年進戒曰殿下事天子宜日慎一日何乃棄禮縱情以速累乎然此非殿下之過殿下長於阿保之家所共遊者多無賴子殿下孰從而聞正言見正事乎夫儒者雖朴拙皆能習經史識廉恥殿下目之爲沙箇里此何等語耶殿下能遠佞倖親儒雅改行自飭則可不然天威咫尺其嚴乎王不能堪其言踰墉而走伯顔奏帝云王禎素無行恐留宿衛宜送乃父所使教義方制可大行王常呼曰潑皮待之少恩然遺命襲位由是行省左右司請

遣中書省前王亦遣前僉議評理李揆等求
襲位而伯顏為太師寢不奏且言王素本非
好人且有疾宜死矣撥皮雖嫡長亦不必復
為王唯暠可王揆等百計請之不得遣允臧
來告○巡軍萬戶全英甫邀前王宴其家○
前王名省郎督署及第崔瓌依貼瓌借華登
第祖母又賤郎舍許邕等不署依貼○前王
遣大護軍孫守卿全允臧賫金銀等物如元
將以賂執事者求復位也○前王宴慶華公
主于永安宮○黃氏邀前王宴其家王命醫

僧福山治黄氏淋疾王常餌熱藥所幸婦人
多有是疾○前王貶曹益清為濟州安撫使
放尹桓於漆原杖吴子渟放于海州流洪瑞
于島執前大護軍金鏡叱之曰此奴何故嘗
與洪瑞等同謀遂以鐵骨朶擊之時洪莊方
有寵欲釋憾於益清等故四人皆得罪○大
護軍韓不花還自元傳李揆言曰丞相固執
如初他省官雖欲申覆固無可假以為辭者
若有本國耆老上疏陳請則庶可因以圖之
前王命耆老宰樞會議○六月耆老權溥等

上書行省請復立前王行省以其書轉達中
書省○瀋王暠如元至平壤而止陰與政丞
曹頔有所謀也○判三司事金元祥死元祥
嘗與吳潛石天補天卿等諂諛忠烈導以荒
淫吳石旋及於禍元祥以佞獨免○己酉葬
毅陵○秋八月前王以南氏妻盧英瑞南氏
曾適士人大行王奪而幸之嬖臣崔安道金
之鏡皆通焉至是前王亦私之既而以與英
瑞又數幸其家○前王烝慶華公主時公主
邀前王宴及酒罷前王佯醉不出暮入公主

卧內主驚起前王使宋明理輩扶其身使不
敢動掩其口使不敢言強烝焉公主恥之欲
還于元使買馬前王命李儼尹繼宗等禁馬
市時曹頔稱疾不出公主召之具道見暴狀
頔與洪彬及省官詣前王宮羣小當門不得
入乃還前王追召不聽至永安宮招集百官
頔聲言逐去羣小而陰為瀋王地前王與萬
户印承旦全英甫等二十餘騎至永安宮中
閉不得入乃使尹繼宗丘天佑召頔又不出
頔使前護軍李安張彥吳雲為巡軍首領官

取國印置于永安宮使前軍簿揔郎柳衍左
思補李達衷軍簿佐郎成元度藝文檢閱金
得培守之
臣等按 忠惠之荒縱無道不足多責至以
麀聚為常事可醜之甚不可道也不可詳
也
瀋王從臣朴全来自平壤詐言瀋王已為國
王○金注莊来自元詐言前王承襲前王大
喜賜馬二匹頔黨閭之稍稍遁去○曹頔反
舉兵圍王宮兵敗伏誅初前王傍諭云頔等

不畏朝廷佩執弓刀脅聚國人謀逆作亂罪
莫大焉羣官有能歸正者宥乃使前判書李
兆年台省官及諸宰相曰頔久爲瀋王臣僕
潛蓄異志諸君胡爲助之頔聞之曰我爲政
丞見荒淫無道之行若不聞于朝廷罪在我
身王雖欲殺我我不懼遂使閔珝連車綴宫
門外以備之與洪彬申伯黄讓白大舉王伯
洪晟趙廉全思義朱柱等及征東省官使趙
炎輝李休李英富李安韓昇張臣才裴成景
閔珝吳雲等點軍千餘剪紅綃貼衣爲識皆

執刀杖夜五鼓進襲前王宮前王率群臣數
騎出射頓軍敗走追至巡軍南橋安射王中
臂頓使人設布帳於連車上以防流矢先鋒
攻破連車而入頓勢窮走入永安宮有親故
誘以出亡頓不聽入公主殿王軍追入射殺
之尸于巡軍南橋下遷公主于萬戶林淑第
執謙柱昇安文舉奐輝臣才等繫巡軍獨宥
彬及省官等時金倫韓宗愈等治其獄一府
疾其從逆皆欲嚴加栲掠倫獨曰此輩詿誤
於頓指嗾何足責哉若使傷肌膚毀筋骨必

謂我枉法強服以欺朝廷乃弛其刑諸囚感悅首罪無隱○前王遣鷹坊忽赤六十餘騎於平壤府欲止瀋王不及而還○九月前王遣護軍康因安撫義靜二州二州之人聞國亂渡江而去者甚多○丁卯地震○征東省員外韓帖木兒不花前贊成事金仁沆前郎將盧英瑞等如元請前王襲位○冬十一月丙辰元遣中書省斷事官頭麟直省舍人九通等來前王迎于宣義門外頭麟等先至慶華公主宮進御酒遂往前王邸授傳國印頭

麟以帝命使樂安君金之讓前僉議評理金
資權管國事○丙寅頔麟等執前王及洪彬
韓帖木兒不花趙雲卿黃讓白文擧王伯宋
莊趙炎輝李安韓昇張臣才裴成景等以歸
蓋因頔黨之訴也前王在途名金倫偕行時
都官正郎金光載曰吾忍獨免乎往從之○
慶華公主囚贊成事鄭天起于征東省德寧
公主釋天起匿之宮中○十二月慶華公主
命金之讓權征東省金資提調都僉議司事

後元年（元至元六年）春正月前王在元○順天君
蔡洪哲卒為人精巧於文章技藝皆盡其能
尤好釋教嘗守長興府棄官閑居凡十四年
以浮屠禪旨琴書劑和為日用忠宣王素知
其名召用之遂至為相性貪婪喜營私多取
民田以致鉅富於第北搆旃檀園養禪僧又
施樂人多賴之又於第南作中和堂邀國老
八人為耆英會作紫霞洞新曲令樂府有譜
○鄭天起印承旨詣德寧府賀前王誕日百
官無一人至者○元囚前王于刑部又縶金

仁沆金倫韓宗愈洪彬李蒙哥李儼盧英賜
安千吉孫守卿尹元佑南宮信于獄使中書
省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院宗正府等五府官
雜問之頔黨多利口倫折以片言辭語簡直
五府官改容目之○二月元流亭蘭奚大王
于耽羅○庚戌彗見東方甲寅又見○三月
元繹前王復位時伯顏蓄宿憾使王與頔黨
辨李兆年慷慨發憤謂李齊賢曰吾欲面訴
丞相前其意可回列戟守門莫叫其闥幸其
出田城南吾當上書道左碎首馬蹄之下死

明吾君吾子莫把筆書吾書夜起沐浴鷄鳴
將行伯顔適以是日敗書不果上然聞者莫
不悚然曰膽大於身脫脫大夫奏帝釋王復
位○夏四月以韓渥為右政丞尹碩為左政
丞○癸巳王還自元○元封奇氏為第二皇
后后本國幸州人摠部散郎子敖之女生皇
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軾轍輪轅皆后兄也○
以李兆年為政堂文學○六月檢校成均大
司成崔瀣卒瀣致遠之後平生不治家人生
業自號拙翁自幼穎悟為文章不資師友超

然自得務異時俗而合於古人至論異同舍
知其正雖老師宿儒爲時所宗者且詰且折
性亢少許可人不苟合於俗排斥異端又喜
說人善惡故輒舉輒斥卒無子家又甚貧無
以襄事朋友致賻乃克葬
二年元至正元年春二月以宦者高龍普爲完山
君○三月王聞醴泉君權漢功二室康氏有
姿色使護軍朴伊剌赤納之宮中伊剌赤先
奸事覺王怒皆撲殺之○夏五月元遣使召
王弟江陵大君祺入朝政丞蔡河中前僉議

許理孫琦朴仁幹等三十餘人從之○閏月
玄孝道謀反伏誅○秋九月以李凌幹爲政
丞○冬十一月幸內侍田子由家襲其妻李
氏強汚之未幾子由與妻適李乃奇輪族輪
與田麻頗歐內僚輩王心銜之親至麻頗家
索之不得翼日幸輪家搜捕麻頗不得又幸
輪家率輪還置酒遣惡不輩又索麻頗於輪
家○王杖嬖人胡帖木兒燒其舌又燒其陰
配島行至青郊驛行路皆喜即命召還遣醫
治之人猶恐其不死○十二月星山君李兆

年乞退時王步自北宮彈雀于松岡兆年經進曰殿下寧忘明夷之時乎今惡小假威略婦女攘財貨民不樂其生臣恐禍在朝夕此而不恤顧玩細娛乎殿下聽老臣言去便佞用賢良勵精圖治不復慢遊則老臣雖死瞑目於地下矣初商人林信女丹陽大君之婢也賣砂器爲業王見而幸之有寵授信大護軍一日信毆奇輪王右信親徃毀輪家至是兆年并諫之且曰臣過蒙國恩位至政堂於臣足矣惟上眄裁王盛怒不納既而温言

謝遣之兆年歸第嘆曰王年方強而肆於欲
吾既老矣而又無助不去必及於禍且數諫
而不納責有所歸既不能順其義適足以增
其惡非臣之所以愛主也不如去之遂還鄉
終身不出後兆年弟延慶見王王曰爾兄辱
我延慶以耄狂對王喜賜米豆五十石布五
百匹

臣等按忠惠狂荒淫縱失德滋甚無復有
匡救之理宰執臺諫循默不言獨兆年指
斥君過敢言不諱冀回君意有庶幾改之

之望其忠憤慷慨之心激於中而形於言者如此眞古之遺直也既知言之不能行王之終不可與有爲則決然勇退不誒終日豈非大雅所謂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者乎

三年（元至正二年）春正月王與摠管李壽山較馬步於靑郊驛王親洗馬◯二月冊評理洪鐸之女爲和妃將納之林氏妬之封林氏爲銀川翁主以慰其意時稱砂器翁主◯遣雞林郡公王煦如元請大行王謚◯王畋于江陰

縣扈從惡小托捕鷹爭掠里閭鷄犬人莫敢
言○三月以武人前郎將韓用規爲典校副
令許理李君俟執不可王不聽○遣南宮信
賫布二萬匹及金銀鈔等物市于元吉昌君
權準進鈔一千錠準和妃外祖也時王以殖
貨爲事○李仁復應舉于元中制科授大寧
路錦州判官○夏四月王擊毬于崇仁門外
去儀衛令螺匠啓道○五月幸市廛觀擊毬
又幸賞春亭觀手搏戲○頒百官祿内竪許
以不給祿王怒使護軍承信縛提調郭之保

黃和尚杖於宮門外以承信代之○六月教
曰賊臣曹頔構亂之後寡人承命赴都之時
姦臣餘黨揑合虛辭謀亂國家而侍從之臣
終始一節夾輔寡躬其功莫大帶礪難忘以
海平府院君尹碩政丞蔡河中化平府院君
金石堅政丞李凌幹理問洪彬上洛府院君
金永暾西河君任子松贊成事金仁沇彥陽
君金倫金海君李齊賢星山君李兆年僉議
評理韓宗愈三司右使金永煦左使李蒙哥
判密直事李宝開城尹尹莘係知密直司事

李儼同知密直尹桓朴青密直副使康允忠
安千吉盧英瑞等爲一等功臣永昌君金李
澤等十八人爲二等功臣爵父母妻及其子
給田奴婢有差○元遣高龍普帖木兒不花
來迎奇皇后母李氏以歸○秋七月戊戌夜
松岳鳴王怪而問之嬖人陳無作金對曰無
傷也古詩有嵩岳三呼繞殿青之句王悅賜
布授郎將○成均祭酒致仕禹倬卒倬丹山
人登科初調寧海司錄郡有妖神祠名八鈴
民惑靈怪奉祀甚瀆倬至即碎而沉于海邑

祀遂絶後退老于福州之禮安忠肅王嘉其
忠義寿名不起倬通經史尤深於易學卜筮
無不中程傳初來東方無能知者倬乃閉門
月餘參究乃解教授生徒義理之學始行矣
年八十一
四年（元至正三年）春二月幸本闕觀角抵戲王與
金永煦飲于北宮永煦醉臥王使左右扶上
馬遂召從者曰汝主已贈我以所乘馬永煦
乃獻之○命大護軍朴良衍種花木於崇教
園先是就崇教寺蓮池旁起樓以為遊宴之

所嬖臣宋明理勸之也○王畋于東郊還幸
和妃宮觀手搏戲○幸嬖臣林洪甫家洪甫
獻侍婢○三月幸東郊以彈丸射人為戲行
路皆遁○癸酉地震二日○王欲遷人職以
授宮人親戚盧英瑞白王曰臣亦欲授他人
王曰為誰曰有人遺我屋材者王笑許之○
作內廐破人家百餘區廣築牆宇奪人良馬
以充之又奪人田屬之命護軍韓範收其租
輸卓日用百兩○罷習射場屬東西大悲院
時僧蔣仙勸王創院城外聚城中病人救藥

贍衣食王嘗問翯仙長生訣對曰人有定分無過限之理但不可為惡以促之○初徵職稅先是嬖人甯夫金承命往江陵道索人參時參賣不多得懼罪擅徵職稅還說王曰臣於江陵道見有職者退居鄉里病民頗衆故臣為殿下徵其職稅藏諸州郡以待上命有職居外者非獨江陵五道皆然若從臣計有利於國王納之代言閔渙勸之於是分遣嬖人諸道徵職稅六品以上布百五十匹七品以下百匹散職十五匹人聞令下或挈家登

山或乘舟而遁焚山澤而索之禍及於族民甚怨之政丞蔡河中等請除其弊王欲從之渙又勸之徵稅益急慶尚道有一散負同正者貧甚賣盡家產不充其額其女痛父被辱斷髮貿布以納父及女皆縊死又徵船稅雖無舟者亦被其害王雖淫縱無道至於商財計利分析絲毫常事經營奪人田民盡屬寶興庫羣小托附爭相進計以售其姦由是舉國騷擾○幸裴佺第淫其妻及弟○起新宮于三峴王使惡小奪人材木躬督其役朴良

衍求媚於王鋪張土木之計人皆側目書雲
副正閔珹李以陰陽拘忌言營宮不利王怒
毆之又謂近臣曰今宮闕將成欲以奴婢實
之卿等各獻有姿色一兩婢如何尹桓康允
忠孫守卿等不得已皆曰惟命蔡河中適至
王顧謂桓曰卿等所議可語政丞桓愧不能
言王促之再桓具以告河中面從曰王雖不
教臣等議已有日况今有命敢不奉承退謂
人曰君上請奴婢於臣庶未之前聞○罷王
道職稅盡還其主時東界存撫使崔昌義還

以窮夫金侵漁及職稅之弊白王罷之○夏
四月流僧翯仙于濟州翯仙善琴畫醫術亦
解蒙漢語王敬重稱為師傅上殿不拜時人
疾之至是矯旨放囚王怒命監察司鞫流之
○奇皇后母李氏還自元王率其第置酒迎
慰○京城訛言王欲取民家小兒五六十輩
埋新宮礎下家家驚駭有抱兒逃竄者多惡
小乘間恣行剽竊○王使嬖人金敎化等執
監察掌令成士弘至殿內謂曰昔曹頓構亂
汝亦與謀又作贊頓詩何哉對曰百官脅從

臣亦無他王命賦詩士弘即賦獻一絶王使
典校副令蘇敬夫解之敬夫與士弘有舊隙
詭解詩意王怒毆之肉袒面縛枷囚巡軍五
日釋之遂罷其職以敬夫代之○嬖臣崔
遠遠嘗說王曰進士井洞有處女美而艶王
與俱至其家主嫗謝以本無女王疑嫗匿其
女又謂遠欺罔皆殺之○五月王通尹桓妻
柳氏○章山豪嚴擊殺○星山君李兆年卒
父長庚京山府吏恭儉有威鄉人嚴憚之老
而家居府官出入聞喝聲必下床伏地俟其

聲不聞然後復坐兆年短小精悍力學能文
少懷忠節堅確敢言以嚴見憚每入見王聞
履聲曰兆年來矣屏左右整容以俟所歷多
聲績及退居鄉里不交人間事謚文烈○元
遣直省舍人實德來索宋遼金三國事蹟○
王餉新宮役徒臣僚及倉庫皆獻酒饌綾帛
以助其費王置酒觀儺戲歡甚起舞又命宰
相適拍檀板以舞王出銀百兩公主及銀川
翁主亦各出五十兩以為纏頭有人作乞胡
戲賜銀五十兩餘皆收之自是命群臣盛辦

酒饌遂曰餉之○王怒新宮營構稽緩責監
督官金善莊等曰若不斷手十月必受重刑
且徵賜物及工實善莊等晝夜督役又張榜
曰自宰相至權務輸材不及期者徵布五百
匹分配海島於是輦材絡繹新宮殿宇門戶
皆飾鍮銅乃命百官下至胥吏每二人給五
綜布一匹徵鍮銅二斤人皆苦之又斂諸道
銅鐵鑄鼎鑊錡釜納之新宮於是民間農器
盡括無餘元使實德見榜文乃謂政丞蔡河
中曰為人君者當使民以時今役民妨農民

何以生吾將此文奏于帝王怒曰此必倖接人所譖也使河中請之實德不聽固請乃止有人白王曰訴實德者前判閤崔天雨也召天雨批頰流血○六月王用閔漬言求取四件奴婢甚急曰寄上曰投屬曰先王所嘗賜與及人相貿易者使康允忠閔漬等坐之於是諸豪富家婢有姿色者皆奪而納之北殿使之紡績如平人家權準奉天佑權適家尤被其害唯賂漬者得免一日坐吏至政丞金石堅家索婢石堅毆逐即詣北殿王迎謂曰

政丞得無以藏獲事來耶時石堅子元之壯
木兒仕元有寵石堅曰吾家唯有祖業奴婢
臣已與之子上善索之臣欲於明朝如元取
來蓋因以脅王也王賜馬慰諭曰予將勿取
政丞毋怒渙禧妃之伯父也怙寵恣横人皆
疾之○秋七月令五教兩宗乞寺土田及先
代功臣田屬內庫○八月復徵職稅○元使
監丞吾羅古請享王王曰今日須往妙蓮寺
為樂吾羅古先至候之王率二宮人及晡乃
至登寺北峯張樂僧中照起舞王悅命宮人

對舞王亦起舞又命左右皆舞或作處容戲○李芸曹益清奇轍等在元上書中書省極言王貪淫不道請立省以安百姓○出內帑布百匹加歛近侍宴於新宮樓有一嬖人白王曰知人室家莫若盲人巫女上若求美女當問此輩王即命惡小侵虐盲巫○九月以僉議評理康允忠為楊廣全羅慶尚三道問民疾苦使贊成事尹桓為江陵交州道都巡問使右常侍全允藏為西海平壤道巡慰使時閔渙分遣惡小諸道馳驛誅求或收山蔘

稅或徵巫匠業中貢布民不堪苦乞忠執送二
惡小因巡軍王怒黜渙李龔名之復得幸焉
○王又怒營宮稽緩親杖監督朴良衍金善
莊閔渙等於是人家寺院材瓦礎砌靡不撤
取其宮室制度不類王居庫屋百間實穀帛
廊廡置綵女有二女被選當入泣下王怒以
鐵鎚擊殺之又多置碓磑皆銀川翁主之所
指也○須批目賣内帑入元行販商賈皆授
将軍○惡小鳳骨等三人詐稱大家夜入注
薄孔甫家姦其妻行省執殺之○冬十月許

理致仕尹宣佐卒宣佐生而穎異七歲能屬文未嘗戲謔歌舞慎交游重然諾閑居常若對賓唯以經史自娛○新宮成百官皆賀監察大夫申仲佺先獻綵段二匹人譏其諂○元遣資政院使高龍普太監朴帖木兒不花賜王衣酒又贈皇后父子敖為榮安莊獻王母李氏為榮安王大夫人僉議評理辛裔偕來○十一月王與高龍普御市街樓觀擊毬及角抵戲龍普之請也○元遣使執王以歸是時元遣乃住等八人詐索鞍轎而來又遣

大卿朶赤郎中別失哥等六人來頒郊赦詔
王欲托疾不迎龍普曰帝嘗謂王不敬若不
出迎帝疑滋甚王率百官朝服郊迎聽詔于
征東省朶赤乃住等蹴王縛之王急呼高院
使龍普叱之使者皆拔劒執侍從宰小百官
皆走匿左右司郎中金永煦萬户姜好禮密
直副使崔安祐鷹揚軍金善莊中槊持平盧
俊卿及勇士二人被殺中刀槊者甚多宰商
伏兵禦外以助之朶赤等即擁王載一馬馳
去王請小留朶赤等拔劒脅之王悶甚索酒

有一嫗獻之
史臣元松壽曰王雖凶虐乃其主也龍普
小人既不足論辛裔儒者何至此耶
臣等按胡元有天下高麗歸附降公主作
甥舅國患宜若少紓矣自立征東省置達
魯花赤事皆關決國君尸厥位擁虛器而
已當此時高麗社稷雖未亡而其實亡也
亂臣賊子之懷二心者入元朝盤結東省
指嗾都堂爲本國生事於是臣訴其君子
訴其父君臣道廢父子恩絕烈宣肅惠之

間其禍尤甚忠惠雖失道不見德於民麗
之臣子北面事之是吾君父也君父之患
即臣子之所同患也同室有鬪尚纓冠而
救之安有坐視君父之難而不救乎去年
元使執王今年元使縛王無一忠臣義士
捐生以赴救者及出境又無一介奔問起
居者以春秋之法論之麗之舉國臣子可
坐以無君之罪矣昔鄭人直造鄭之國都
戕其君聖人特書于册罪臣子不能救君
難麗之臣子其亦似鄭之臣子乎

朶赤等命高龍普營治國事德成府院君奇
轍理問洪彬權征東省龍普遣人捕王之侍
從者小朴良衍林信崔安義金善莊承信等
十餘人囚之宋明理趙成柱尹元祐韓暉康
贊等素與龍普相善故免龍普與轍彬蔡河
中等封內帑銀川翁主泣曰王只著禮服今
天寒甚願獻王裘龍普許之○放銀川翁主
等宮人百二十六人○置田民推刷都監以
政堂文學鄭乙輔密直提學張沇爲提調○
高龍普還○王至肅州索衾於州守安鈞鈞

不獻吾忽赤等曰王以貪淫得罪又欲奪我衾如何忽赤等曰汝爲此州誰使之耶汝王怕寒索衾汝不與其於人臣之義何遂以鐵尺擊之垂死○宰相等將享德妃慰之妃引見政丞蔡河中謂曰卿爲政丞見君之惡何不匡救以至於此其阿諛順旨不一諫者徒欲固其祿位也今王被執而去卿曾不遣一介奔問起居靦然無恥今雖具酒食予何忍下咽泣而却之○十二月遣漢陽君韓宗愈判密直事孫守卿如元進方物時忠於王者

宗愈及李兆年耳兆年已卒帝名宗愈將以
托元子也○前代言印璫以檻車載林信朴
良衍林以道南宮信崔安義金添壽閔渙王
碩承信等九人如元○彥陽君金倫家居聞
王被執而歸倉皇不及奔問乃以陳乞朝廷
之意言於蔡河中宰相及國老會旻天寺議
欲上書請赦王罪醴泉君權漢功曰昔殷太
甲不明于德伊尹放諸桐三年然後悛心改
行復于君位又有一國介於要衝之地殺其
朝覲諸侯及天子之使於是天子遣人誅之

高麗忠惠王

又有一國之臣使於他國及其還天子之使
斬其君首而去其臣詣尸所陳祭而哭亦令
斬之今王無道天子誅之何得而救乎前政
丞康莊白帝意未測如之何如之何前政丞
李淩幹曰今天子聞王無道罪之若上書論
奏是以天子之命爲非可乎上洛君金永暾
曰君辱臣死救之宜矣金倫厲聲曰臣之於
君子之於父妻之於夫當盡其恩義耳其父
被罪爲其子者忍不救乎其言帝意未測者
何謂也諸相黙然倫又言今之呈省雖不得

蒙俞然救其主而得罪吾知其必無也一座
皆然之遂決議上書令金海君李齊賢草其
書
臣等按 漢功前日挾憾於忠肅上書中書
省謀廢之今日蓄憤於忠烈誣引經史之
說沮羣臣救主之議前則廢吾君猶恐其
不及後則救吾君猶懼其或得吠主之罪
一之已甚況於再乎金永暾金倫之議深
得主辱臣死之義雖爲權奸所沮竟不得
上書其精忠義膽足以愧爲人臣懷二心

者之面目矣
癸丑元以檻車流王于揭陽縣帝諭王曰爾爲人上而剝民已甚雖以爾血啖天下之狗猶爲不足然朕不嗜殺是用流爾揭陽爾無我怨徃哉揭陽去燕京二萬餘里元子使裴佺獻衣一襲無一人從行

東國通鑑卷之四十四

高麗忠惠王